



非学术访谈

梅勒 卡尔维诺 格拉斯 马尔克斯 艾特玛托夫 品特 库切

大作家访谈录

心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索尔·贝娄
品特 库切

大作家访谈录

心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X5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智/《心智:大作家访谈录》编委会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非学术访谈系列)

ISBN 978-7-301-16257-6

I. 心… II. 心… III. 作家—访谈录—世界—现代 IV. 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865 号

书 名: 心智

著作责任者: 本书编委会 编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6257-6/I • 2176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1.25 印张 213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Feixueshu Fangtan

非学术访谈

>>>

福克纳 海明威 纳博科夫 博尔赫斯 辛格 格林 萨特 肖洛霍夫
罗伯-格里耶 诺曼·梅勒 卡尔维诺 格拉斯 马尔克斯 艾特玛托夫

目 录 001 / 威廉·福克纳访谈录

做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一两项的不足。对我来说，往往一个想法、一个回忆、脑海里的一个画面，就是一部小说的萌芽。

>>>

023 / 厄内斯特·海明威访谈录

《永别了，武器》的结尾处最后一页，我改了 39 遍才感到满意。一旦写作变成你的主要毛病和极大的快乐，那么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

055 /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访谈录

文学，真正的文学，并不能像某种对心脏或头脑——灵魂之胃或许有益的药剂那样让人一口囫圇吞下。

079 / 博尔赫斯访谈录

人群是一个幻觉……我是在与你个别交谈。

099 / 艾萨克·巴希维斯·辛格访谈录

自然，我用魔鬼、精灵是当做文学上的象征。确实是如此，我把它当做象征是因为我对它们有一种感觉。

119 / 格雷厄姆·格林访谈录

把故事讲下去，经济而精确地表现外部世界。

135 / 让-保尔·萨特访谈录

文学始终以某种方式与亲历打交道，在文学上，我说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我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同一个现实可以用实际上无穷无尽的方式来表达。

153 /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访谈录

在拥抱女人时，保守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现实者没有区别。

169 / 索尔·贝娄访谈录

“医治灵魂”并不是作家的事。作家致力于，或者说培育着，某些人类永久性的冲动和能力。我认为培育这些对灵魂是有益的，毋庸置疑。

我的看法是，作家的义务，如果有什么义务的话，那就是解放他的想象力，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就是生活。

189 / 阿兰·罗伯-格里耶访谈录

要知道，艺术就不是让人舒舒服服享受的，像在沙发上

睡大觉那样。真正的艺术品就是随时让你感到不舒服,因为恰恰在你不舒服的时候,这里才有真实性。

201 / 诺曼·梅勒访谈录

写作像其他行业一样,确实包含着某种风险。就作家而言,这对他的自负就有危险。你决不会想写一本无须冒任何风险的平庸之作……

223 / 伊塔诺·卡尔维诺访谈录

对我来说,模仿具有共同的历史作为整体的美国文学似乎是做得到的。后来我对于各式各样的作家个人产生了兴趣。譬如说,对于我在写作的乐趣上真正有所发现的作家是约翰·厄普代克。

241 / 君特·格拉斯访谈录

我不清楚,是否还有什么另外的促使我写自传的诱因,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更坚定了我要写这本自传的決心。

253 /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对我来说,一本书的出发点总是一个形象,从来不是一个概念或一个情节。

265 /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访谈录

我久久地、苦苦地寻找着开头几句话,这些话不仅对这部作品来说是最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实质。而且要从一开始就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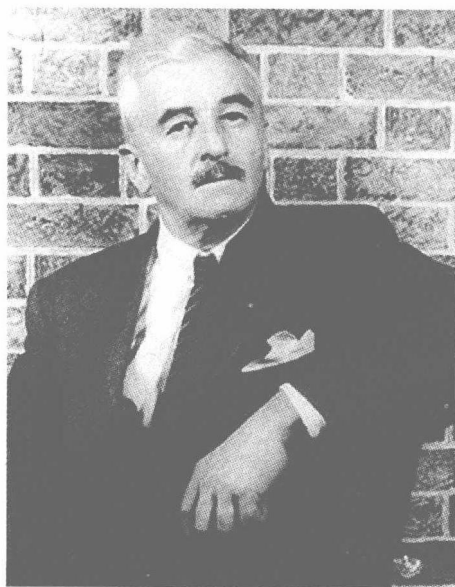
291 / 哈罗德·品特访谈录

人们都说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我定会得到完全的自由。我的意思是说,我将获得思想和精神上的独立,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315 / 约·马·库切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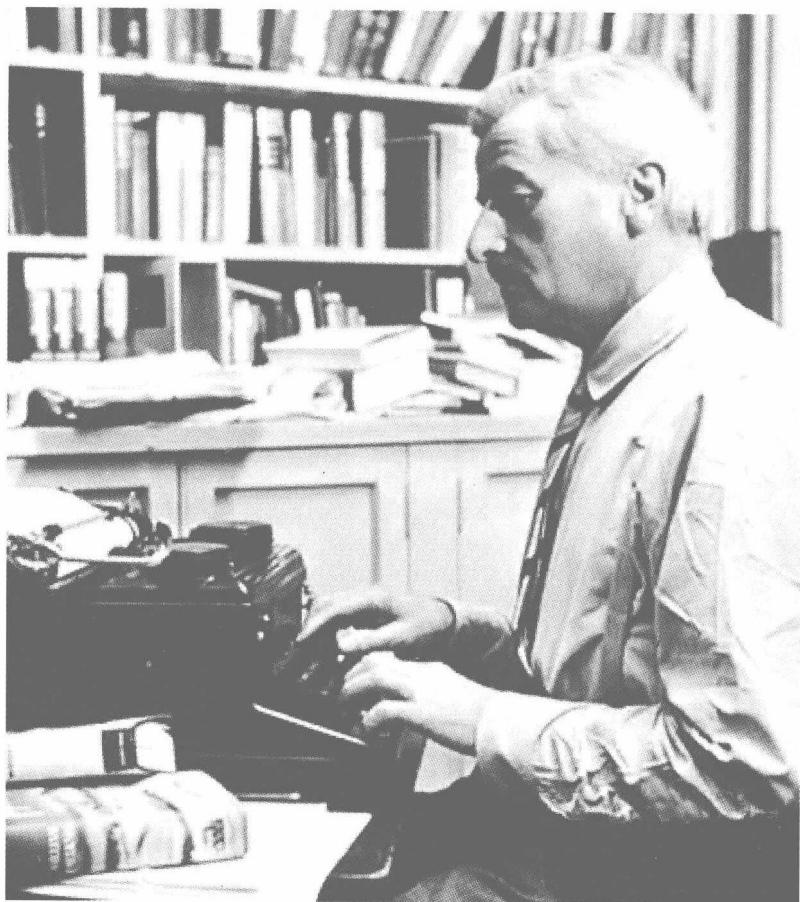
我希望,当我面对非此即彼时,并非只是简单的回避。我希望我至少尝试解释每个例子中“潜存着”什么——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基础性的隐喻;我还希望对解释非此即彼的这种反应,不会被简单地理解成回避。

威廉·福克纳访谈录 >>>



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美国作家。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新阿尔巴尼。1924年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理石牧师》，并成为《小时报》的自由撰稿人。他以后陆续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士兵的报酬》(1926)、长篇小说《蚊群》(1927)，以及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沙多里斯》(1929)，他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喧嚣与骚动》也于1929年10月出版。但他受到批评界的重视，还是“二战”以后的事情。1949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理由是“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创作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及众多短篇小说，获得过很多文学奖，他对当代美国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被美国批评家们视为“南方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喧嚣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圣殿》(1931)和《押沙龙、押沙龙》(1936)、《村舍》(1940)和《大宅》(1962)等。



做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一两项的不足。对我来说，往往一个想法、一个回忆、脑海里的一个画面，就是一部小说的萌芽。

这篇访谈录是福克纳 1956 年在纽约接受法国《巴黎评论》
记者吉恩·斯泰因采访时，他们谈话记录的后半部分。

采访者：要达到您这个标准，靠什么技巧呢？

福克纳：作家假如要追求技巧，那还是干脆去做外科医生、去做泥水匠吧。要写出作品来，没有什么刻板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年轻作家要是依据一套理论去搞创作，那他就是傻瓜。应该自己去钻研，从自己的错误中去吸取教益。人只有从错误中才能学到东西。在优秀的艺术家看来，能够给他以指点的高明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他对老作家尽管钦佩得五体投地，可还是一心想要胜过老作家。

采访者：这么说您认为技巧是无用的喽？

福克纳：绝非此意。有时候技巧也会异军突起，在作家还未及措手之际，就完全控制了作家的构思。这种就是所谓“神品妙构”，作家只消把砖头一块块地、整整齐齐地砌起来，就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了，因为作家还未着笔，那整部作品从头至尾每一字每一句，可能早已都成竹在胸了。我那部《我弥留之际》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可也不是容易写的。认认真真的作品从来就不是容易写的。不过材料既已齐备，那多少可以省一点事。那时我一天干 12 个小时的力气活儿，下班以后才能写作，只用了六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写好了。我只是设想有那么一些人物，遭受了最平常、最普遍的自然灾害，就是洪水和大火，我让这些人物的发展完全由着一个出自本性的单纯的动机去支配。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技巧并不来干预。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写这种作品倒是比较容易。因为我写的书里总有那么一个节骨眼儿，写到哪里书中的人物会自己动起来，不由我做主，而把故事结束了——比方说，写到 275 页左右结束。假如我写到 274 页就戛然而止那又如何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客观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一个艺术家应具备的品质，当然他还应当老老实实，拿出勇气，不能欺骗自己。迄今为止我的作品还没有一部是够得上我自己定下的标准的，所以我要评价自己的作品，就应当把最使我心烦、最使我苦恼的一部拿出来作为依据，这就好比做娘的固然疼爱当上了牧师的儿子，可是她更心疼的，却是做了盗贼，或成了杀人犯的儿子。

采访者：您是指的哪一部作品呢？

福克纳：《喧嚣与骚动》。我先后写了五遍，总想把这个故事说个清楚，把我心底里的构思摆脱掉，要不摆脱掉的话我的苦恼就不会结束。这场悲剧的主人公凯蒂母女俩，是两个迷途彷徨的妇女。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厚、诚实。她比我自己可要勇敢得多，诚实得多，也豪爽得多。

采访者：《喧嚣与骚动》是怎么开始写的呢？

福克纳：开始，我脑海里只是有个画面。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画面是很有象征意味的，画面上是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爬在树上，在从窗子里偷看她奶奶的丧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弟弟听。我先交代明白他们是些什么人，在哪里做些什么事，小姑娘的裤子又是怎么会沾上泥的，等到把这些交代清楚，我一看，一个短篇可绝对容不下那么多的内容，要写非写成一部书不可。后来我又意识到弄脏的裤子倒很有象征意味，于是便把那个人物形象改成一个没爹没娘的小姑娘，因为家里从来没有人疼爱她、体贴她、同情她，她就攀着落水管往下爬，逃出了她唯一的栖身之所。

我先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可是写完以后，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把故事讲清楚，我于是又写了一

遍,从另外一个兄弟的角度来讲,讲的还是同一个故事。我还是不能满意,就再写第三遍,再从第三个兄弟的角度来写。它还是不理想。我就把这三部分串在一起,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就索性用我自己的口吻来加以补充,然而总还觉得不够完美。一直到这部书出版了15年以后,我还把这个故事最后写了一遍,作为附录附在另一本书的后边。这才算了却了一件心事,不再搁在心上。我对这本书最有感情,总是撇不开,忘不了,尽管用足了功夫写,总是写不好。我真想重新再来写一遍,不过恐怕也还是写不好。

采访者: 您塑造班吉这个人物时,心里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福克纳: 塑造班吉这个人物时,我只能对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对班吉那是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的,因为这个人物本身并没有感情。对于这个人物本身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些担心,不知我把他塑造得是否可信。他不过是个做开场白的演员,好比伊丽莎白时代戏剧里的掘墓人一样。他完成了任务就下场了。班吉谈不上好也谈不上歹,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好歹。

采访者: 班吉能有爱的感受吗?

福克纳: 班吉的理智不健全,他连自私都不懂。他是一头动物。他不是感受不到温情与爱意,不过就是感受到了也讲不出名堂来。他发觉凯蒂变了样以后,正是因为温情与爱意受到了威胁,所以才咆哮

如雷。他失去了凯蒂,可是因为他是个白痴,所以连凯蒂已经失踪了他都没能理会。他只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只落得剩下一片空虚,使他感到伤心。他要设法填补这片空虚,他除了凯蒂丢弃的一只拖鞋以外什么也没有。这只拖鞋就寄托着他的温情与爱意,当然这几个字他是说不上来的,他只知道这说不出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他之所以弄得肮里肮脏,一是因为他脑子不管用,二是因为他觉得肮脏也无所谓。他分不出好歹,也辨不出肮脏和干净。这只拖鞋给了他安慰,其实他已经记不得拖鞋本来是谁的,也记不得自己因何而伤心了。这时假如凯蒂重新出现的话,他恐怕也认不得她了。

采访者: 把水仙花给班吉,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

福克纳: 把水仙花给班吉,无非是为了要转移他的注意力。那年4月5日手边正好有这么一朵水仙花,就是如此而已,其中并没有什么含意。

采访者: 把小说写成寓言的形式,就像您把《寓言》写成基督教寓言那样,是不是在艺术处理上有什么好处呢?

福克纳: 这个好处,正犹之乎木匠要造方形的房子而把墙角造成了方形一样。《寓言》的故事,要写成寓言就只能写成基督教寓言,正好比要造长方形的房子就只能把墙角造成方形而把一边的墙壁放长一样。